

长篇纪实小说



0008932



的 诱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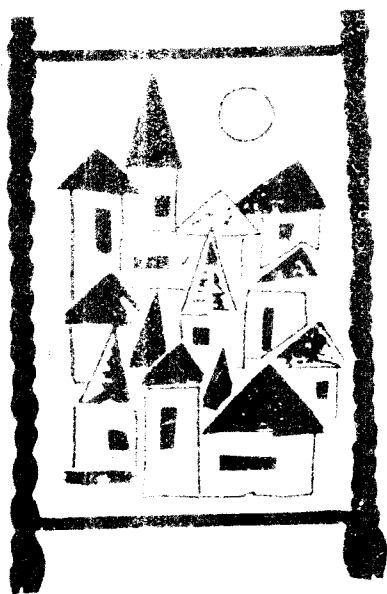
张含保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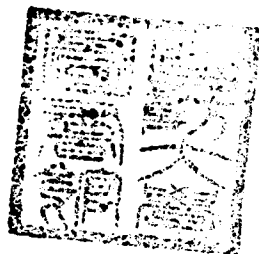
2 033 7901 2

GGC de 诱惑

张含保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GGCde诱惑

熊尚志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5 字数: 266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

ISBN 7—5378—0231—9

I·227 定价: 3.80元

这不是奇特的梦境，也不是《一千〇一夜》
的续篇。它是炎黄子孙留在底格里斯河畔的一
支歌。

愿这刚刚掀过去的一页，能够经得住历史
的咀嚼。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描写中国劳工生活的长篇纪实小说。

中国劳务总队受雇于西德和意大利跨国公司，和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瑞士、南斯拉夫等三十二个国家的劳务工人一起，在伊拉克北部的底格里斯河畔施工建坝。作品借助于这个典型环境，展开了详略有致的故事情节，刻划了一系列较为丰满的艺术形象：中国劳务总队的首席经理代表肖鹏，隧峒区队的工人诗人韩光以及 GGC 公司水坝项目经理罗夫特先生和他的女儿夏绿蒂……

5-20/109

第 一 章

波音七〇七客机一阵轰鸣，把乘客载入蔚蓝色的晴空。霎那间，地面上的一切都由大变小，而原先看不到的东西，又一下子尽收眼底。连绵起伏的山峰犹如大自然的优美雕刻，白云象一团团滚动飘浮的棉絮从机翼旁轻柔掠过。

乘客随着逐渐步入高空的机仓，大都忐忑不安的向下张望。只有肖鹏多次乘机，对此熟识无睹。从登机以来，他似乎是在闭目养神，又似乎是在苦思冥想。甚至与同行的穆森和孙伟也没有说上几句话。

肖鹏已鬓须斑白，一付棱角分明的“国”字脸上横着两道粗粗的剑眉，一双不太大的眼睛里神采刚毅，笔直的鼻梁下一张唇角微翘的大嘴，两鬓刮得铁青。这是个标准的中国式老干部形象。他是中国××部对外施工公司派往伊拉克北部阿萨尔水坝中国劳务总队的首席经理代表。该工程总队作为这个项目的一支主要劳务力量受雇于西德和意大利跨国公司，即GGC公司。按照合同规定这支项目总队的先遣人员，必须后天到达工地。大批劳务人员已经在北京待令，只要他的电报一打回，马上启程。

此刻他在思谋着几天以前部里授命的情景——

北京复兴门外，国家××部对外施工公司办公大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肖鹏斜倚在沙发上，副总经理齐衡志几乎是用一字一顿的语气对他说：

“三军易得，一将难求。经过我们反复斟酌，初步定下由你来带队。你若同意，可以允许你提条件，你若不同意，我们再考虑其他人选。”

他知道这位老领导是在用激将法，意在让他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但这次任务非同小可。现在已不同当年援建坦赞铁路，自己掏腰包去帮助别人，主动权完全在自己手里。今天面临的是去开拓一项新兴的事业。尽管其他各部的对外公司也先后成立起来了，然而都还是处于探索阶段，并无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路，要自己走。

“怎么样？”齐衡志两眼直盯着他。

齐衡志年近六十五岁了，当年戎马生涯，餐风饮露。转业到铁路部门后一直在基建系统。他削瘦的身躯微驼，面带慈祥的笑容。他是个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的思想贯穿他的毕生未变，他的话就是命令，丝毫也含糊不得。二十年前，肖鹏在一次抢险中表现出大智大勇，深得他的器重赏识。后来援建坦赞铁路，他俩又在达累斯萨拉姆相遇，工作上配合得协调默契。所以这次去伊拉克领队出征，齐衡志首先想到的就是肖鹏。

“好吧。”肖鹏把那支还未吸完的香烟，往烟灰缸里一拧：“不过，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齐衡志见他那拧烟的习惯动作，知道他决心已下，大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劲头。心里很高兴。

“你说吧，我听着。”

“这个项目的干部组成人选，应当由我自己挑选。乱搭配的班子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肖鹏以不容置辩的语气说完，盯着齐衡志的反映。

“嗯，我答应你——不过，只能基本上答应你。”

齐衡志侧过脸去看了一下出国审查办公室主任孙世举。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孙世举一直坐在单人沙发上翻报纸，圆胖脸上的神情深奥莫测，似乎是在看报纸又似乎是在用心地听他俩谈话。

“至于到了那里，遇到紧急情况，你可以先斩后奏，全权处理。当然我们这儿没有尚方宝剑为凭……”

齐衡志一个小小的玩笑，惹得屋里的这两个人都同声大笑起来。

“老肖啊，这可是个美差。”孙世举一双不大不小的圆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你有援建坦赞铁路的出国经验，这次带队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喽。”

他说这话的口气象是开玩笑，肖鹏不知说什么才好。孙世举说完又埋下头来看报纸，好象刚才说话的不是他一样。肖鹏知道公司刚刚组建不久，情况很复杂，特别是在人事上。有些问题从自己这个角度不便于过问。他担心的干部人选问题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多年来风风雨雨的馈赠。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组队？”

“现在。”齐衡志干脆利落地说，然后转身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册子，“你先熟悉一下合同。”

肖鹏左手端着这份劳务合同书，草草地翻阅着。突然在“首席经理代表必须能说、写英文”这一条上打住了。他眉头微皱，带着一丝苦笑对齐衡志说：

“我恐怕难以胜任吧？你瞧这一条我就不合格。”

“你说谁行呢？有资历又能指挥生产还通英语的干部，可以说部里一个也找不出来。给你聘用的翻译孙伟同志，他学的是英语，阿拉伯语也很好。你放心去就是了。”

“唉！我是蜀中无良将、廖化为先锋。”

“廖化也罢，猛张飞也罢。我均不管，反正你必须去给我把局面打开！”

“那么我先回去了。”

肖鹏把合同夹在公文包里，起身和齐衡志道别。

“如果你在伊拉克遇到重大问题，可以找王局长，他是新任驻巴格达办事处主任。你认识他吧？王翔宇，那个大胖子。”

肖鹏点点头……

坐在肖鹏身旁的穆森，这时正在翻阅一本英文版的西德水坝施工技术资料。几天以后他就要在伊拉克的阿萨尔水坝工地上度过他五十岁生日了。这位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的高材生，在二十多年的新线生涯中，经他负责参与施工的隧道和桥梁已不下百余处。他不希求踏上宦途，只愿踏踏实实地多为祖国铺上一段铁路。这点正好被当年担任施工处处长的肖鹏看中了。这次出国，肖鹏首先点将选中了他，充当技术上的参谋长，尽管搞水坝不是他的本行，但土木工程大同小异。

翻译孙伟正在埋头读阿拉伯文版的《安泰拉传奇》。伊拉克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伊斯兰国家，将是什么样子呢？青年人耽于猎奇，什么复活节岛的石雕像，埃及金字塔的奥

秘，百慕大三角，还有那灯红酒绿的夜总会上，滚动的变光彩灯下半裸的歌女在狂舞乱吼……增强了他对异国的神秘感和向往。

高空飞行的寂寞，容易引起倦意。孙伟扯松了紧系的领带，披上银灰色西装，似睡非睡，就连飞行小姐为他送来冰块柠檬汁，他都没有觉察到，却被肖鹏的鼾声惊醒了。他推了推滑在高鼻梁下端的银框眼镜，白净的脸上现出调皮的微笑。他悄悄地向穆森做手势。穆森轻轻地摇了摇头，示意不要打搅肖鹏的酣睡。肖鹏太劳累了，半个月来事务如山，匆匆联系，匆匆筹办，匆匆安排，匆匆启程。登机后反倒有了睡眠的空闲。

一阵阵的气浪，把飞机冲得忽上忽下。它仿佛成了天空中一艘飘浮的气船，在云海起伏。平展如画的巴基斯坦沃野、碧蓝的波斯湾、黄沙漫漫的阿拉伯酋长国……象过眼烟云一样匆匆地过去了。

飞机在关闭机灯后又飞行了两个多小时，缓缓地降落在巴格达机场。飞行小姐说，这一段闭灯飞行，主要是因为两伊战争的缘故。

人们刚踏上伊拉克，心里就蒙上了战争的阴影。

公司总部驻巴格达办事处主任王翔宇早已在门外等候。他乐哈哈的，无论从那个方面说，他都活像那位圆圆胖胖的大肚弥勒佛。寒暄之后，登车直奔大使馆招待所。肖鹏看手表，已是夜里三点了，怎么大街上依然行人拥挤、车流不断？王翔宇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困惑，笑着点了点自己手腕上的表说：

“老伙计，现在还不到晚上十点。你大概还没有来得及对表，北京和巴格达有五个小时的时差喽。”

肖鹏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老齐他们好吗？”

“很好”肖鹏放下轿车的窗帘，“老骥伏枥，雄风犹在。”

“这个老头，很有两下子！就是脾气固执了一些，事事都要按他的意思办才行。老肖，你这次任务非同小可，这是咱们公司在中东市场上最大的项目。合同一签定，我马上去电报，要求派一位有能力的同志来主持这项工作。当时也曾考虑到会派你来，果然不错，老齐还是有眼力的。老伙计，就象北京和巴格达的时差一样，这里与国内差别很大，你可要小心谨慎。在我们这盘棋里，可是把你当‘车’使啊！”

“我可成不了‘车’，只是匹老‘马’，如果不被蹩住脚也就心满意足了。”

“哈哈，你怎么谦虚起来了？连环马比‘车’还厉害呢！老伙计，我看你在巴格达休息几天吧。明天，我派车送你们到巴比伦空中花园去玩玩，顺便浏览一下巴格达市容。”

“我是想去，可眼下实在没有这个心思。我一接受任务，思想上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压力。”

“好啊，就得有点压力。一句话，你必须尽快打开局面。虽然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可是我却以成败论英雄。”

“假如打不开局面呢？”肖鹏开玩笑说。

“我亲自摘掉你的‘顶戴花翎’。”

“要是旗开得胜呢？”

王翔宇乐哈哈地拍了拍肖鹏的肩头：“我在这里请大使馆的特级厨师摆宴犒赏有功将士。”

“那就请你早点准备好啦。”

“你有把握？”

“把握不敢说。”肖鹏仰起头来，“杨子荣那句唱词唱得好，‘我要是个空子，就不敢来闯威虎山哪……’”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一辆白色的大轿车从荒原上急驰而来，转弯拐到两只孤零零的集装箱前。GGC公司水坝项目经理罗夫特从伊拉克水坝局回来，停住车，一面在门槛旁边的压石上刮那皮鞋上的湿泥，一面对早已在集装箱内等候着的汉斯说：

“汉斯先生，中国工人的领队官员已经上来了，请你代我去接待一下，把这里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我明天去。不过，目前一切设施尚未安置，人却按期上来了，我如何向他们解释？”

罗夫特走到写字台前，往松软的沙发转椅上一坐，平摊开两手说：

“确实无法解释。怨我？怨你？怨公司？谁也怨不得，无论谁也毫无办法。我原来以为中国人办事从来都是慢吞吞的，所以上个月刚刚在汉堡签订合同，我就要求他们派人员来，没有想到他们的效率现在加快了不少，不仅先遣小组来了，大批的劳务人员也正在北京待命。现在只好据情实说，请他们予以谅解。”

“这该死的战争把我们的一切计划都打乱了。”汉斯攥紧左拳猛地擂在右掌心里，忿忿不平地说“连我们也只好住在集装箱里。”

“好啦、好啦，抱怨也没有用。你明天早上先领他们转

一转，让他们对工地的环境和工程规模有个初步的了解。有一点请你注意，务必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们德国人从来是信守合同的。战争由不得我们，请他们多加谅解。”罗夫特从提包里抽出一摞电报，往桌面上一摊，焦急地说“你瞧，新德里、伊斯兰堡、曼谷、开罗……都发来了电报，大批人员马上就要来了，看来只好先雇用一些当地人搭帐篷解决他们的住宿问题。我还要同沙赫曼先生再到水坝局和阿萨尔移民局去。工作千头万绪，让人忙得不可开交。”

“那卡在巴士拉的施工机械设备——”

“沙赫曼先生已经去交涉了。目前的首要工作是先把人员安顿下，穆斯林教堂的事也要抓紧办。你还要给汉堡总部发个电报，咱们招募的雇员必须如期到达，开工日期绝对不能推迟。”

“请放心，电报我明早一定发出……”

罗夫特从抽屉里拿出一盒雪茄，慢慢地点燃上一只吸起来。整个集装箱里弥漫着雪茄烟的香味。

汉斯借着手电筒的光亮走向相邻的另一只集装箱。四周空旷而寂寥，唯有远望阿萨尔方向可以看到闪烁的灯火，象一双双大睁着的眼睛在眨动，好奇的观望着旷野里的两只桔黄色带有GGC公司徽号的集装箱——水坝临时总部……

“嘀嘀……嘀嘀……”

肖鹏一掀毛毯从行军床上跳下来：“GGC公司来人了。”

穆森摸摸索索的找眼镜，顺便推了推还在酣睡的孙伟：

“还不起来！让人堵在帐篷里了。”

帐篷外停着一辆丰田越野汽车，轮胎上溅满了黑黄色的

泥浆，草地上留下了两行深深地辙印。

汉斯生着金黄色的卷发，蓝眼睛又大又亮，在深陷的眼窝里灵活的转动着，高鼻梁下双唇棱角分明，显得英俊而又干练。肖鹏刚从帐篷里钻出来，他立即热情的迎上去。

“Mr.肖（英语：先生），见到你很高兴。罗夫特先生正忙着和伊拉克水坝局商议施工机械的运输问题，不能前来迎接，抱歉得很。我先陪同你们参观一下整个工地和营地的布局。”

肖鹏和汉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他来水坝后正式见到的第一位联邦德国人。王翔宇介绍，这位汉斯先生的夫人安曼·李是法籍华人的后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她的祖父由塘沽租界招商局招募到法国当华工，与里昂市郊一个小客店的老板娘同居，生下了安曼——李的父亲。在希特勒大肆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汉斯的父亲带领妻子从科隆逃往法国。因劳累和惊恐，这位本份的犹太人竟病死在小客店里，汉斯的母亲走投无路，只好带着嗷嗷待哺的汉斯暂留在店里帮炊。汉斯与安曼·李青梅竹马在一起长大，后来结为夫妻。因为有这么层关系，汉斯对中国格外亲切。肖鹏对他也格外热情。异国他乡，能够多结交一个朋友，也方便以后工作的开展。

四月底的伊拉克阿萨尔地区仍处在雨季，时而阴云密布，时而阳光灿烂。正值汛期，底格里斯河象一条放荡不羁的黄色巨蟒，从北向南直泻而下，气势凶猛，一个浪头紧追着一个浪头，仿佛非要把山丘荡平不可。顺着狂涛浊流向下望去，在两座小山的挟持下，这里形成了一个天然回弯。直泻的河水遇到了阻挡，怒不可遏，浊浪滔天，拼命向这座高大的石壁扑去。到底是滴水穿石，经年累月，逐渐把石壁撞

去了一个角，拍击的浪花把石壁溅湿的高度达十几米。在河边一块平坦的乱石滩旁，依稀可以看到曾有过村落的痕迹，大概这里的村民吃过这条黄色巨蟒的亏，惹不起它，远远地搬走了。天然回弯，两山夹持，水流量大，的确是修建水坝的好地方。

肖鹏、穆森和孙伟每人都手持一节锹把，象一队疲惫的跋涉者，步履艰难地跟在汉斯后面。沿底格里斯河溯流而上，湿透的草地既泞又滑，使人走不了多远就要甩一甩沾在胶鞋上的泥团。汉斯步履矫健，就连年轻气盛的孙伟都有点儿跟不上。他不时停下来，等待被甩在后面的三位客人。看到肖鹏气喘吁吁的样子，他脸上浮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表情：这就是我日后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吗？

他受安曼·李的祖父的影响，总觉得中国官员都象袁世凯和段琪瑞一样地操政专权、祸国殃民。他虽然知道现在的中国已不是当年，但是先入为主的印象根深蒂固，因此对肖鹏和穆森的到来，既感到亲切又有点怀疑。他用背书一样的流畅的英语向客人介绍说：

“底格里斯河发源于土耳其东部的高地，降雪是它们的主要水源。它虽然水量丰富，但大部分流入南方的沼泽或注入波斯湾而白白的浪费了。这个河系的流量变化很大，一些年份泛滥，而另一些年份干旱。底格里斯河的最高水位出现在四月，洪水泛滥是个严重问题，巴格达差点儿被十九世纪末的一次洪水冲毁了，一九五四年、一九六八年巴格达又受到洪水的严重威胁。从另一方面说，虽然地处亚热带，而红海和阿拉伯湾都很狭窄，海洋对气候的调节作用大大的减弱了。洪水泛滥以后，又造成了土壤盐碱化，使大片的土地荒

芜，除了青草和荆棘外，几乎什么都不生长。因此，如同《古兰经》里所说的那样‘我们用水制造一切生物’……

“伊拉克灌溉部委托瑞士水利工程设计事务所设计了这座阿萨尔水坝。坝址就选在这里，两山夹一河的天然回弯处。这儿是底格里斯河中游，距伊拉克西北部靠近扎格罗斯山附近的阿萨尔市六十公里。坝高百米，长三公里，把河水拦住后形成一个长口袋式的人工湖，用来灌溉、发电和开辟旅游区。

“当然，在这个地区修建水坝难度很大。这里几亿年前是海底，地质构造多海底沉积岩。承揽这个工程是要冒风险的。几经反复投标，伊拉克水坝局决定由西德——意大利联营跨国公司，即我们GGC公司承包。伊拉克国家投资十六亿美元。今年破土动工，五年内全部竣工交付使用。”

对汉斯的这些介绍，穆森早已了如指掌。但是出于礼貌，他仍带着很感兴趣的样子听下去。

“你们关心的当然是劳务……”汉斯继续讲下去：“参加施工的劳务人员来自三十二个国家。主要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来自欧洲国家。而其他的八千多劳务工人中，你们的人占一多半。既然上帝提供给我们一个发挥作用的场景，我们共同的使命将是在这里竖起一座丰碑。”

“好啊！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小联合国。我们有幸在伊拉克——这个被卡尔顿·库恩称为‘一件镶嵌物’著名比喻的国度里相逢在一起，展示了人类共同改造大自然的美好前景。”

“穆森先生，您讲的太好了。”汉斯

原划了一个圈子说：“底格里斯河上游一



态，应该结束在我们手中。”

穆森见汉斯充满了自信，便轻吁了一口气，说：“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

“我不否认要改变这里的自然面貌需要从各个方面努力，但水坝是最重要的。这里进行的是宏伟的现代化施工，罗夫特先生曾经说过：你们在这里将大开眼界。”

“不！我们的长江葛州坝工程远比这里要气派宏伟得多。”

“哦。我也知道你们长江上的葛州坝。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让人垂涎的，但蕴藏丰富的水利资源大半尚待开发，象这样的大工程当然是举世瞩目了。这将是你们潜在的资本喽！”

苍茫平原的荒原被连日来断断续续的阵雨洗得绿油油的，湿淋淋的，每个草叶上都挂着一串水珠。奇怪的是这里连一棵树都没有，若不是绿草点缀在这荒瘠的土地上，真让人怀疑这里会有生命存在。滚滚流逝的河水有的撞在河边突起的小诸石上，溅起点点水珠，卷起一团深深的漩涡，而后又仓皇夺路逃走。它那褐黄色的水流多么象黄河啊！肖鹏从小是喝黄河水长大的，望着漫漫黄水怎能不想起遥远的家乡？

他今天并不多言多语。汉斯每领他们到达一个施工地点，他都要按汉斯指点的位置和扼要的讲述，仔细琢磨一番。就象一位将军在决战前视察阵地一样，他要把这里的地理位置、工程规模、机械设备、人力配备、开工日期、完工日期……全部装在心里，力图掌握全盘形势。而穆森不厌其烦地向汉斯提问各有关事项，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自己今后的